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第三辑)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编

EDITED BY CENTER FOR
THE RESEARCH ON FUNDAMENTALS OF
PHILOSOPHY JILIN UNIVERSIT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第三辑)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编

EDITED BY CENTER FOR
THE RESEARCH ON FUNDAMENTALS OF
PHILOSOPHY JILIN UNIVERSIT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第三辑) /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161-0290-9

I. ①哲… II. ①吉… III. ①哲学理论—研究 IV. ①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0225 号

责任编辑 王 曦
责任校对 张玉霞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96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 编 孙正聿

副 主 编 孙利天 贺 来

本辑执行主编 王庆丰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南湜 万俊人 李德顺 孙正聿

孙利天 陈 来 吴晓明 衣俊卿

张一兵 张 盾 杨 耕 俞吾金

赵敦华 姚大志 贺 来

代序：我们共同关切的问题

——在“当代哲学范式的转换与哲学发展的新趋向”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孙正聿

各位前辈、同仁，老师们、同学们：

首先，我代表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向光临此次会议的诸位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利用这个机会，我以《我们共同关切的问题》为题，谈谈我对这次研讨会的理解。

我们的时代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这包括人类的文明形态、人们的存在方式和人们的思想观念这三个大的方面的变革。对人类文明未来的关切，对人的现实生活境遇的关切，对人的精神家园的关切，引发了学界对哲学研究范式转换和哲学发展的新趋向的关切。我们这次学术研讨会，正是面对这种关切所展开的“对话”。

学者对时代的关切，集中地表现在对“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的关切，也就是对哲学本身的关切，对哲学的现状和趋向的关切。这种关切，既表现在对世界哲学的总体状况的关切，也表现在对本土哲学的关切。对于当代中国大陆的学者来说，突出地表现在对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的关切，对这种对话中的哲学基础理论的关切，包括对当代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关切。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推进社会的解放思想和实现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的过程中，中国大陆的哲学研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我曾经对这种变革作出如下的概括，即：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20世纪80年代教科书改革的哲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后教科书哲学。针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陆哲学界所出现的哲学概论、导论和通论,有位青年学者曾以“从原理到导论”为题,论述了中国大陆哲学观念的变迁,即从“原理”的“不知其不可而为之”到“导论”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变迁,也就是从把哲学理解为“绝对的绝对”到把哲学理解为“相对的绝对”的变迁。对于这种变迁,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变革了对“世界观”的理解,也就是把“世界观”历史性地理解为“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人的目光,既具有时代的绝对性,又具有历史的相对性,因此是一种“相对的绝对”的世界观和哲学观。

以“人的目光”理解哲学,必然把哲学的关切聚焦于对人自身的关切。人是生理的、心理的和伦理的存在,是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存在。关切人的生活世界、人的文化世界、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的意义世界,特别是关切人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的生活世界、文化世界、精神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变革,就成为我们共同关切的根本问题。在这种关切中,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等各种文化样式展开了相互的“对话”,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展开了相互的“对话”。在座的诸位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哲学背景,有着不同的生活境界和哲学理念,但是,这种共同的关切促使我们展开有益的对话和深入的研讨。

在近 30 多年里,中国大陆学者是以开放的眼光从事哲学研究,我们不仅关注西方学者的思想,同样也关注中国港台学者的思想。今年第 3 期的《江苏社会科学》就刊发了大陆学者所撰写的《中国台湾地区哲学原理的研究与写作》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台湾——1949 年后历史与现状概述》,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介绍和评论。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以沈清松、邬昆如、唐君毅三位先生分别撰写的《哲学概论》为例,并在与大陆学者叶秀山、张世英和余敦康三位先生的相关著作的比较中,探讨了台湾地区哲学原理的研究与写作。后一篇文章则介绍了 1949 年以后中国台湾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港台地区以及广大海外学者的论著已经和正在引起大陆学者的关注,并已有众多的相关研究成果问世。对西方哲学的评述,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阐扬,对哲学基础理论的探索,对哲学与宗教、艺术和科学的关系的反思,这些共同的关切,为我们切实地研究“当代哲学范式的转换和哲学发展的新趋向”,奠定了坚实基础。

哲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而不是“唯一”的基本方式,它既不能代替艺术、宗教、科学等基本方式,也不应当凌驾于其他基

本方式之上。但是，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它又在人类文明中具有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独特的意义与价值。这种意义与价值，就是为人类的精神生活奠基，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永不枯竭的想象力、批判力和思想力。人类需要哲学。这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让我们以这样的哲学理念，承担起人类文明赋予哲学的使命！

谢谢大家！

2010年7月27日

◆ 目 录 ◆

代序:我们共同关切的问题 孙正聿 (1)

◆ 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的范式转换

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基本问题

——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孙正聿 (3)

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与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破产 吴晓明 (21)

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

——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双重意义的统一性 王南湜 (36)

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思想史路径

——以“市民社会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案例 张 盾 (52)

城市研究与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 强乃社 (65)

◆ 中国哲学的当代阐释

中国哲学的未来 孙利天 (75)

哲学观与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证明 刘福森 (83)

重建中国学术的通性基础 李景林 (90)

关于儒学的几个重要问题 邵汉明 (98)

从场有哲学看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论特征 赵馥洁 (105)

心与道通:中国传统哲学的生命意境 漆 思 (117)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学思想

——以儒家人学为例 吴 迪 (135)

◆ 形而上学与当代哲学变革

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迪 俞吾金 (145)

哲学主题的根本转换与理论空间的重新建构

——在日本一桥大学的演讲 杨 耕 (169)

哲学观念变革的三个重大议题 贺 来 (181)

后形而上学与形而上学的觉解 王庆丰 (199)

形而上学的发生现象学基础 王昊宁 (214)

◆ 中西哲学范式比较

论中西哲学的隐喻范式

——道和相的比照 马天俊 (223)

从李约瑟难题看中西科学及哲学之精神 翟奎凤 (229)

儒家修身学说与斯多葛派的“身体观”研究 朱锋刚 (238)

立场、方法、路径：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

哲学之比较 王 光 (250)

◆ 书 评

重思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当代可能性

——张盾教授新著《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评介

..... 田冠浩 (261)

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的 范式转换

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基本问题

——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孙正聿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经常引证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著名论断：其一是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其二是恩格斯所说的“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② 对于这两个关系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名论断，人们不能不予以追问的是：“不再是哲学”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究竟是什么？这个世界观是“扬弃”还是“抛弃”了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一 探析恩格斯的“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即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③。由此所引发的最为严峻的理论问题是：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还是否是哲学？与世界观相区别的哲学是何种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哲学又是何种哲学？对此，恩格斯的回答是：与世界观相区别的哲学，是一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与哲学相区别的世界观则是“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1页。

③ 同上。

出来”的哲学；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的哲学含义在于，“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①。然而，对于恩格斯自己所作的回答，人们必然又会提出下述问题：被“扬弃”了的“哲学”是一种什么样的“世界观”？在这种“扬弃”中，被“克服”了的“形式”究竟是什么，被“保存”下来的“现实的内容”究竟又是什么？

在恩格斯的回答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从哲学对科学的关系来区分“哲学”与“世界观”，即“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②正是基于这个总体判断，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这三部哲学名著中，恩格斯又提出了一个内容相同、表述相近的更为明确的论断，即“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③。由此提出的意义更为重大的理论问题是：按照恩格斯的这个论断，是否应当把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是否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归结为“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逻辑和辩证法”？这无论是诉诸科学史还是诉诸哲学史，都是说不通的。

从科学史看，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日益显著地成为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符号学、信息论等广义的思维科学的根本内容。因此，借用恩格斯本人的说法，“哲学”已经不仅被“驱逐”出了自然界和历史，而且被“驱逐”出了思维领域，试图充当思维科学的“哲学”已经被现代的思维科学所取代。从哲学史看，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其集大成者就是黑格尔的以概念的辩证否定为内容的“思想的内涵逻辑”，它本身已经被马克思恩格斯所“扬弃”，即把黑格尔的思辨的辩证法“扬弃”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辩证法。因此，以思想的内涵逻辑为内容的“逻辑和辩证法”同样是被“扬弃”了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1页。

② 同上书，第36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哲学”，而不是“已经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

面对科学史和哲学史，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恩格斯所说的“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在何种意义上是“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逻辑和辩证法”？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重新思考恩格斯对哲学所关切的“思维规律”的理解和关于哲学本身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概括。

关于哲学所研究的思维规律，恩格斯的最为重要的论断是：“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在其结果中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① 这清楚地表明，恩格斯所说的“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并不是关于思维的实证科学，而是反思“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即恩格斯本人在作出上述论断时所提示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一致”（同上）的学说。

必须深入思考的是，在提出关于“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论断之后，恩格斯围绕这个论断展开了三个方面的论述：一是“18世纪的唯物主义，由于其本质上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只是从内容方面研究这个前提。它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来源于感性的经验，并且重新提出下面这个命题：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理智中也不存在”；二是“只有现代的黑格尔的，同时也是辩证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才又从形式方面研究了这个前提”。“这个哲学在许多场合下和在极不相同的领域中证明了思维过程同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的类似之处以及反过来的情形并且证明同一些规律对所有这些过程都是适用的”；三是“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把一切思维内容都来源于经验这一命题以某种方式加以扩展，以致把这个命题的旧的形而上学的界限和表述完全抛弃了”。^②

在这段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深刻的思想性的论述中，恩格斯表达了三个重要思想：其一，“思维和存在的一致”是“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对这个“前提”的批判性反思构成哲学意义上的“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逻辑和辩证法”，并因而构成哲学与科学（包括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

② 同上书，第364—365页。

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在内的全部科学)这两种理论思维方式之间的原则区别;其二,旧唯物主义和辩证的唯心主义“只是”分别地探讨了这个“无条件的前提”的“内容方面”或“形式方面”,但均未合理地解决哲学与科学这两种理论思维方式之间的原则区别问题,并因而无法合理地回答“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问题;其三,“现代自然科学”承诺了“一切思维内容都来源于经验这一命题”,并因而“完全抛弃”了对这个“无条件的前提”的形而上学反思。由这三个重要思想所引发的基本结论,应当是把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归结为“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即“思维和存在的一致”问题。事实正是这样。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就以简洁明确的论断方式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由此可以得出的重要结论是: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就是在“世界观”中被保存的“现实内容”;而在“世界观”中被克服了的“形式”,则是企图提供总联系的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这就是“已经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对“哲学”的“扬弃”。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关于恩格斯所概括的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人们往往只是引证这个论断本身,而没有关切这个论断所指认的问题,即“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问题,因此,不是从理论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中去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没有从恩格斯所强调的“内容方面”和“形式方面”及其关系去理解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由此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把恩格斯所说的“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解释为“思维科学”,而不是把这个“学说”理解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即关于“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学说。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上看,这两种理解方式,具有重大的原则区别:前者把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一种与自然科学、历史科学相并列的思维科学,后者则是把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对“哲学”的“扬弃”,既“克服”了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又“保存”了作为哲学“重大的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对“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批判和反思。因此,正是并且只是在后者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

意义上，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已经不再是哲学”的哲学——世界观。

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是一种根本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这是恩格斯在论述哲学“基本问题”时突出强调的重要思想，因而也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至关重要的思想。然而，在通常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阐释中，恰恰是“忽视”甚至是“忽略”了这个最为重要的思想，其结果就把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作为旧唯物主义的“哲学”混为一谈，把现代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回答混为一谈，从而阉割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真实含义。

恩格斯在作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具有根本性的论断之后，紧接着就论述了这个“基本问题”的历史演化，并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在近代哲学“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①以此为基础，恩格斯集中地论述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演化与唯物主义的发展阶段的关系问题。这对于理解“已经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的现代唯物主义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只是形成了“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个“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然而“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②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在这里把唯物主义这种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即18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③。恩格斯由此提出，“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④。

正是在关于唯物主义的“发展阶段”的论述中，恩格斯向我们展现了以发现历史的运动规律为任务的“现代唯物主义”，与“关于思维过程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224页。

② 同上书，第227页。

③ 同上书，第227—228页。

④ 同上书，第228页。

身的规律”的“逻辑和辩证法”的内在关联，即只有“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才能合理地回答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正如恩格斯所提出的：“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① 恩格斯由此得出的根本性结论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② “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③

由此，关于“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就回到恩格斯在提出这个判断的同时所提出的另一个论断，即“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④ 这个论断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断是完全一致的，即“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⑤。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指认的“独立的哲学”，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与“世界观”相区别的“哲学”；而恩格斯所说的“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则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

通过探析恩格斯所论述的“已经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我们可以形成关于“现代唯物主义”的两点基本结论：其一，现代唯物主义对“哲学”的扬弃，一方面是“克服”了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另一方面则是“保存”了作为“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② 同上书，第241页。

③ 同上。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74页。